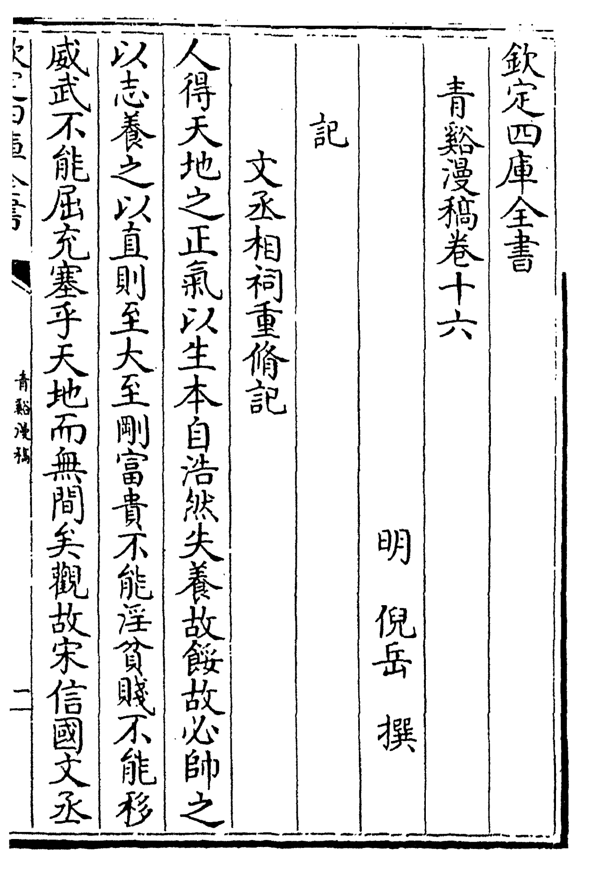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青谿漫稿卷十六

明　倪岳　撰

記

文丞相祠重脩記

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故必帥之以志養之以直則至大至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充塞乎天地而無間矣觀故宋信國文丞

相之見危致命大義昭晣非其志之正氣之直能然乎公以妙年對策剴切時務理宗擢寘第一遂至為相其在官之日正國勢陵夷之時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竭力殫心扶顛持危雖有京口真楊燕獄之困而氣不挫被似道夢炎庭芝輩之嫉之疑而氣不屈間關海島間出萬死得一生而氣愈厲惜乎天不祚宋興復之志不遂而身已被害矣夫國存而存國亡而亡存亡之大節屹然河嶽之高大炳然日星之昭明軒揭宇宙而不可

磨也故公獄中作正氣之歌有是氣所旁薄凛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之句觀公之言迹公之行何莫而非正氣之所發哉三百年之宋忠義之士固不為少然處於人所難處之時而能行人所難行之事者惟公一人而已於戲盛哉公卒於燕市乃今順天府教忠坊之里國朝洪武九年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即其地建公祠至永樂六年詔定祀典始有春秋之祭以府尹主其事今之尹某侯以其久而敝也命工新之徵予言

以紀其歲月侯亦仰公之烈而興起焉者是祠之脩豈惟足以妥公之靈寔足以為天下後世忠義之勸也夫豈小補云哉侯之用心亦勤矣祠為堂凡若干楹地之廣袤仍其舊云

翠玉樓記

昔蘇子瞻在宋才高一世片言隻字流落人間咸知寶之三四百年來泰和隱君子尹公勲重者復愛其詩所謂山為翠浪湧水作玉虹流之句以名其樓古之人有

神交者使予瞻地下聞之寧不以為知己耶且古之為詩者往往苦心以求工他人讀之未必知也惟夫境與心悟而後有以見其工乃知古人之詩非苟作者尹氏之樓所以獨有取於翠玉者殆以此歟尹氏世居泰和雲亭鄉之逢原自宋進士天長主簿絳以來世以詩書禮義為邑之望勳重之曾大父存信仕元閩縣主簿先君子濂溪處士豪邁豁達為鄉耆俊生勳重兄弟七人咸能紹纘先業讀書尚義時人稱之嘗構樓數十楹一

夕燬于火成化壬辰歳復與諸弟謀鼎新其居為廳為堂為正寢炳焉焕焉弘于舊規中為樓餘二十楹髙明爽塏誠一偉觀也樓之東則為匡峰鳳嶺龍岩之山南則為三顧西平鵝鼻之山西北則為城頭砦應三嶺之山浮嵐擁黛環列軒楹之外樓之前則為洪溪之水縈帶如練浮映几席之間或捲簾而拄笏或憑闌而眺遠則見夫起伏奔駛圍斯樓而湧翠者匪江湖而浪也蜿蜒委蛇沿斯樓而流玉者非雲霓而虹也而樓之有取

於翠玉者盖盡得之山水之間者矣予瞻殆若先我而登覽於斯樓者故其形容之玅發於嬉笑怒罵之餘者至於如此而又獨於勲重之心有夙契焉宜斯樓之名所以為稱情也夫以地而觀則斯境為勝矣以境而觀則斯樓為勝矣然而當夫兄弟具在少長咸集壺觴旅陳塤箎迭和歌斯干之首章賡之以常棣之遺音諰然手足之情天倫之樂也則斯樓又惟斯人之為勝矣此則子瞻之所未道者而翠玉亦果足以盡之哉勲重嘗

寓書於其族姪學士正言先生俾需言以誌歲月猥以見屬遂為記之

擬重脩太學記

昔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定鼎金陵首建太學雞鳴山陽偃武功振文德以為天下先迨太宗文皇帝遷鼎于兹即北平府學為北京國子監以居天下之士作興既久未稱上旨英宗睿皇帝臨御以來既罷北京之號大撤而新之左廟右學規制以備皇上嗣大歷服之元

年將議視學之典謂茲太學歲久弗葺恐滋敝撓無以妥明靈之居揭誠敬之實而作新天下之士況陟降在庭講肄在堂有一弗治瞻視曷賴乃詔有司率屬從事於是冬官胥勤工師駿奔相度既同脩治靡間抉污剔腐剜刓鏺穢欹者以安黯者以明悉置於新弗加其舊廟之中為大成之殿其前為大成靈星之門東廡西廡東序西序神廚神庫井亭牲亭為樂器祭器之庫持敬之門致齋之所皆麗於廟者也學之中為彝倫堂其

左右為六堂繩愆博士二廳為會饌之堂退省之房高明載道藏用之所廣儲廣居集賢之門號庾湢廁之室皆麗於學者也凡作若干日工以完告不亟不遺百用具興高廣靚深炳煒崇嚴而廟學之制益大以成矣乃以春三月丁巳皇上躬釋奠于先師退御正堂命祭酒臣恂司業臣業進講如儀於是卿相大夫與百執事以至游學之彥侍衛之良四夷朝貢之使環拱觀聽者動以萬計既而有司請紀其成以示後世詔如故事惟昔

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神之資任君師之責至于孔子其道大成故雖不得其位以君天下而其師表萬世者莫之有加焉我朝聖聖相承尊崇表章益久益盛建學立師範圍大儀皆所以敦治教之本隆君師之道以丕紹烈聖之統者也夫士之沐浴治教之休涵育文明之化者為日久矣豈必專於廟學之飾儀文之備而後為至哉然而所以舉尊崇之曠典正以運感化之微機而繼往開來之功亦於是乎為大也今之有嚴有翼既完

既美聖天子又躬行於上以相之矣則士之游於斯者覩締構之精而謹夫植立之行仰繕葺之費而勉於克治之功使之德日益以新道日益以修洋洋在上可以質之籩豆對越之時濟濟在列無所愧乎冠冕周旋之際于以痛革其隘陋頽靡之風而亟趣乎廣大高明之域則夫因觀物之學而致其反身之誠者何如哉他日弼成我國家億萬年治教之功者盖亦有賴焉否或昧於振厲造就之指而規規乎進取淹速之計則非所以

望於為士者敢以此與多士共勉焉

瑞梓記

梓以瑞名志孝也夫孝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小之格鳥獸乎草木古則然矣然究之天地鬼神以其誠鳥獸以其情或可以一致至於草木無知之物於是乎有難言者矣然筍可萌栢可以枯則根著於土生生之理固在也若夫不根之物斧斤斬伐之餘其不至於朽腐擯弃者鮮矣而或者發生意於既死續華滋於已絕則古

所未有而今僅見之其人之孝之所感何如哉宜興之荆溪有著姓曰蹇氏其子律以景泰甲戌喪厥妣葬祭一秉用家禮斤斤然稱孝於其鄉之賢者嘗因塋師言削梓木為簡椓之墓兆之隙盖習於鎮安八風以妥其神之說雖不經見而孝子之不忍其親者恒勉强行之既塟歲且旱他草木多槁死獨二梓者忽焉復生鬱然競榮以交蔭乎新塋觀者駭於聲聞者動於情律之孝亦誠矣哉鄉之人異之目之為瑞而請記於余因詢之

其友戶部主事邵文敬者益信不誣遂為之書嗚呼無知者可感也況有知者哉已絶者可續也況蓄者哉由是而知蹇氏之世著孝義於一鄉延門祚於弗替皆於是梓乎占矣文敬以為如何

重脩鄭州儒學歴年貢士題名記

國朝紀元成化之八年歲在壬辰新安洪君寛改知河南之鄭州屬已以脩職懋志以興事悉取州廢墜之典而舉之顧學宮傾圮施教弗稱遂以為首務思一新之

於是鳩工度材謹飭百費規制煥然役弗及民而明倫有堂肄業有齋門墻㝠𡨋足以聳游觀館舍邃嚴足以樂藏息小大咸稱無所苟焉且以學校養士之地歲嘗舉其賢能貢于王朝者衆矣是不可以無紀爰伐巨石題其氏名以示後之人將使州人士有所勸焉夫興學造士賢守令之所為重者君克舉之亦賢矣哉間走書幣京師干予記其上因告之曰人材之成由乎教道明教道之明由乎學校脩故學校不脩則無以為成材之

地以教之無從而施也昔周之盛時學校之政徧天下然其所以為教初非寄之言語文字間者故以鄉三物教萬民惟曰德行道藝而已及興其賢能亦惟曰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何如耳今之有司以歲貢其學校成材之士於朝即所謂鄉大夫羣吏致賢能於王之意也今之試之而使之卒業太學布列庶位即所謂論定而官之意也盖可以想見古昔養士之制者惟於是乎存焉豈直以進士科為重如後世之所云者乎𨚗鄭為河南

名郡汴宋文物之故區而漸被國家文明之化葢久以深故士之膺其鄉大夫之貢而出者内焉百執事外焉羣有司往往以賢能名初不在諸進士之下亦可謂得其人矣然頼以考見其所本者寔繫斯石焉繼自今為師為弟子者樂有賢太守聿新兹學雍雍濟濟日聚處於斯考德飭行誦詩讀書以講求夫得於心而為德則天理民彞之則在焉體於身而為行則孝友忠信之道存焉見於事而為藝則詩書禮樂之懿具焉於是悉心

盡瘁以修以習以求至乎其極以務成乎賢能之材至於其暇又因其所題諸士之名耿耿不可泯如此將舉其賢否之實而申其議擬之公蓋後先相視同軌一轍耳顧其心有不惕然以動者乎其志有不奮然以勉者乎夫然故他日繼是以出者推其所得於學校之教而見之為政其名有不爍然以傳者乎奚翅增重斯石已也則賢太守作興之素心亦勸之盛典蓋兩得之而兹學得人之盛當不一再書而止也越六年丁酉月日記

卷菴記

京口有世醫曰錢宗甫氏以卷名菴而請記于予予告之曰道無小而不入故卷之方寸而不足然亦無大而不包故舒之六合而有餘蓋小大之體存乎道而卷舒之用因乎時也故易之進無咎與括囊無咎者猶吾夫子之微服于宋而攝相于魯之意也是皆因時而處之而卷之義斯得矣夫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天之道舒矣然斂其神功於無聲無臭之

表者其卷乎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參天地之化育聖人之道舒矣然斂其妙用於不識不知之地其卷乎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賢者之道亦舒矣然其藏若虛其貌若愚又其卷者乎故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舒而不能卷者也沮溺之耕楚狂之歌卷而不能舒者也其於道槩乎未之有得也而況於時乎矧夫退之無可卷則進之亦無可舒者矣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聖賢之學固然也又曰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宗甫亦果有意於斯乎雖然余竊有疑之醫之為道起瘡痍於藥石回夭閼於生全之域天下之人司命於醫久矣茍卷其道而不舒則生人之望絶矣其可乎是則宗甫之所以自名者亦左矣嗚呼予既已知之矣宗甫承累世之學有聲於時而其心蓋歉然未敢以為足也故將退而處於金山錢氏之墟取其所傳之書若神農岐伯伊尹及秦越人張仲景之所授受以至近代張元素李明之王好古朱彥修輩之

所紹述者探賾索隱旁狩遠獵卷而藏之方寸之間由是因時而施隨其所遇以行其道然後累世之業可以大成而非其可卷而不可舒之謂也然則宗甫其亦善於卷者乎宗甫起謝曰是誠有志焉請遂書以為之記

松石軒記

錦衣主人居青溪之濱鳳泉之南有年矣讀書好禮樂交接賢士大夫嘗搆一軒於居之隙疊石種松以擬山林之勝每自公而退恒處其中左圖右史手不釋卷客至

則一觴一詠暢敘幽情蓋自以為真得所樂者回視一時際遇之光榮功名之烜赫泊如也間者瀛洲仙客訪主人於松石軒中顧而疑焉乃諗之曰君以武冑之賢承世勲之業厲剛特之操而聳挺拔之標負磊落之資而抱堅確之德以此馳聲於時久矣孰不謂其將以培養徂徠之材儲為明堂清廟之用者乎又孰不謂其將以磨礲燕然之刻建為驃姚貳師之勲者乎胡為退處茲軒友山中之松石遠世外之紛葩於君之計固得矣

寧不孤其平日之所養者乎主人起謝曰誠如子言是亦盖嘗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矧夫時齟齬于遐鶩歲荏苒以衰颯盖亦自知夫蒲柳之弱不可以語良材碔砆之頑不可以語美璞於是乎以恬淡爲高以幽隱爲賢即吾方寸有餘之地竭吾尋常未盡之力種松於斯始於拱把而日至於條達枝葉之蕃碩者庶幾焉疊石於斯始於一拳而日積於高大宗家之鞏固者庶幾焉此予之所以甘於近而不敢有他慕者也若夫素志之

不可以直遂古道之不可以苟容則吾之超然此軒之中其亦自足矣夫若是何如客聞之喜其有不屈之節有固守之志誠無忝於松石者也乃擊節而為之詞曰種青松兮軒之前本之既良兮護視專歲月幾何兮鬱而參天傲氷霜兮節操堅本枝茂兮蔓亦延睠奕葉兮清風灑然疊白石兮軒之隂致之孔艱兮植立深歲月幾何兮積而為岑望之巖巖兮即之嶔嶔風雨不動兮斧斤不侵嗟磐石兮惟後之欽樂松石兮歲月優游澹

無營兮軒冕林丘嗟榮名兮雲之浮松之清兮石之幽
可逸吾老兮慰吾憂伊美人兮孰與儔功成身退兮遺
安是謀歌已呼酒三酌遂次第其語於軒之壁主人謂
誰錦衣户侯泰廷輝瑛容則翰林侍讀倪舜咨岳也

山東東昌府重修廟學記

禮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故今
郡縣學皆得祀孔子而廟學之制遂通乎天下譬諸天
地之大無所不覆幬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臨而四海六

合之內固未有能外孔子之道以為家國天下者也夫
然故則比乎京畿之巨藩交乎齊魯之名郡於此又可
後乎山東東昌府學在郡治之東盖洪武初自都監故
治徙建於此不啻百有餘年久且傾圮廢鈌特甚前太
守沈君諰来蒞郡事祗謁廟下顧瞻與嘆思圖修復乃
相基度地審役擬費鳩材于林伐石于山陶甓于治咸
適其用諏日而作不亟不徐百姓樂趍羣工効藝於是
庳者崇之隘者拓之危者正之晦黮者飭之别舊置

新規畫惟素後太守吉君慶繼焉益勤勸相務底完美
及今太守楊君倫始上督厲益切乃獲卒工蓋經始於
成化甲午紀成於甲辰凡歷三政閱十寒暑而畢宜其
周慎堅緻足垂永久者也廟為大成殿七楹承以崇臺
翼以危檻圭衮邃嚴金碧輝煥左右為兩廡前為戟門
為靈星門其西為宰牲亭學則為明倫堂左右為四齋
為學舍五十楹為饌堂堂之後有隙地廣袤十丈許築
土為臺建尊經閣於上聚書其中以便講習其他廨宇

倉庚庖庫之屬靡一弗備至於垣墉繚護松栢環列巍然宮墻數仞之盛聳易觀視多矣是舉也費雖穰而不匱於公役雖久而弗困於民而釋奠之宮足以揭虔而妥靈講學之堂足以儲材而養德諸君其亦知所先務者哉職教是學者教授戴昂訓導某咸謂礲石琢辭以紀歲月兹不可緩請之楊君具事本末走書幣介敎太史山來請予言於戲我國家尊崇孔子之道以化成天下故學校養士一惟導之以是其所以厚之以廩餼董

之以憲臣作興誘掖之至者固兾其出而佐理丕熙庶績以成天下之治而已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如此其重矣乎然學校之廢興由守令之賢否而賢才之盛衰繫焉非偶然也諸君之繼守茲郡者皆能體國家之意以興學為先可謂賢矣繼自今士之游歌茲學者可不體諸君之意夙夜孳孳服膺孔子之道以淑其身以成其德他日效用於時推其所學輔成一代文明之化足以表見斯學養士得人之盛不亦韙歟斯固國家建學

與諸君興學之心也故因記其成併書以為諸士勵焉

廣平府同知王君治水記

廣平為畿内名郡肘翼太行以建治所其西南成安廣平肥鄉邯鄲之地則漳滏二水所經其西北永年雞澤之地則洺沙二水所經下流皆與洺合勢浸以大迺成化壬寅六月二十又二日天大雷雨窮日夕弗止明日益甚四水暴漲漫滮以流而滏水素受漳流性尤駛去郡城一舍而近遂入護城隄衝决賈葛潭橫潰莫制環

城百二十里匯為巨浸城將敗居人爭出避水事殆不
測時同知府事陝右王君原常下車之初署郡章甫三
日奮然起曰事急矣不可以不力即冒雨至北門遍諭
居人曰吾在此以身任一郡生靈之命水必不能為害
毋驚擾徒取胥溺之患無益也乃擇官屬分堵以守且
捍且築惟東門卑下患尤劇遂自當之迨夜水入城者
四尺人大恐君躬操畚鍤督里甲兼拘僧徒之强有力
者以事築塞天未曙卒障水以出君復以其餘力按視

他所撫諭而安輯之過家不入凡三晝夜不休水稍定乃增築西隄水屯二岸遏水北流民獲安堵是役也所全廨宇廟學民居萬有奇倉糧萬七千有奇民免墊没者萬二千有奇出民之阻於水者百五十有奇瘞民之溺於水者五十有奇復禁民乘時剽略悉加賑貸焉既而郡以地勢本下而貫葛之潭延袤八里相傳有神龍居之淦水既決則衆流奔注渟窪弗洩日益爲患淪敗民田害及郡城不可以不治乃檄邯鄲永年二縣令若

丞鄭維新者四人分率夫役八百餘以塞決口導河流厥既踰歲工弗克就民乃相率赴愬於部使者乞君治之君遂不避塗潦相度形勢尋究源流督屬飭工諏日事事且謂水勢不可以不殺於是旁開退水河於決口之下長八百六十步深三尺闊倍之其流既分其勢自緩可排而出者則導之退水河可引而入者則歸之滏陽河滏河之道既從退水之口隨塞舟楫無阻行者便焉復謂水患不可以不防於是建為經久之圖以虞決

溢之至增築舊决潭口高深三十丈廣袤二百一十步新築障水隄二一長七百八十步一長千二百六步而故道之以淤而壅者起賈葛口至大寺橋凡一十里有奇咸濬其淤而深之俾無留患焉是役也所費為樁者大小之木若干為椢者荆蓁秸若干為絙者麻若干土若石不計其筭就役者凡若干人相勸以趍如忘其勞經始于癸卯三月六日畢工於三月二十有六日君乃散役告成乘舟以歸老稚遮道驩迎者以萬計始焉潭

口塞而水勢殺民之鮮食者資焉日操網罟以漁者有所濟終焉河流平而水患除民之粒食者亦資焉日操耒耜以耕者有所成於是永年雞澤之民瀋陽之兵凡為戶千六百有奇其田五千九百七十頃有奇皆出沮洳而事作又是秋之穫豆稌雜粟餘百萬石焉復以餘材構龍王祠三楹於潭上以便祝嘏作輿梁二以利徒涉建集場於大隄之上分畫布井招來居民三百餘家以事懋遷興利祛患之政細大畢舉君亦可謂善於其

職者矣維時郡之人以夙罹昏墊之害而今底平康之樂者皆君之功也不可不託文字以示永久適戚邑令王君政奏績來京乃介光祿張君積之請言于予予聞古之善治水者以為治水一也有疏有濬有塞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患築堤一也有剏有修有補必如是而後可以有防也迹君之所行亦畧備矣非其學明體用才勝劇要曷克臻兹哉雖然君之尊翁大司馬休菴先生在景泰間以雄才直節為都御史總漕淮南建塞沙灣

之策則君之官學相承固有所本歟先生於先公文僖府君為同年友故余知之為詳聞君之政有成績喜為執筆以書君名經原常其字領景泰丙子鄉薦居今官廉公有為所踐歷蓋未艾云

緦山三亭記

翰林侍講黃巖謝先生鳴治既拜大司成之命將赴南雍手一卷抵予俾記其所謂三亭者且告之曰僕故居桃谿之上有緦山山之中有會緦菴曾祖孝子府君墓

在馬巷之外有方巖書院書院之南百步許為亭曰望海亭其西面方巖者為仰高亭菴之北則為采藻亭亭下有池池外環以竹寔太守叔父之所作西淮學士既與諸公賦詩以記其勝積而成卷復為題之曰三亭雜詠予其為我記之考之圖志緦山方巖皆不經見覩諸君之所為詠歌之者盖天台雁蕩閒最勝處使非因先生以發則與榛莽同閟奚以名于時天下佳山水以不遇其人而湮泯無聞者何限竊以嘆夫賢才之生一則

軒豁天地一則擯棄丘壑亦所遭之幸不幸耳總山方巖繼是其有聞矣乎惟昔先生自成化庚子居憂于家即與其叔寶慶太守公游讀書講學無日不在總山方巖之間三亭豈皆是時所作者歟黄巖地瀕海風濤雪浪日在眉睫而亭以望名何居豈亦見道遠大惟日不足悠然而興望洋之嘆者歟詩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意亦猶是歟至於藻取其潔故古人以之供祭祀詩詠采蘋是已亭亦因會總而名歟然非忠信誠篤

則東隣殺牛猶無取焉爾而況澗溪沼沚之微者歟於是而知三亭之所以名皆非偶然而已也嗟夫君子之學有本有文孝弟忠信其本也詩書禮樂其文也苟本之不足其如文何哉夫五服之制極於緦九族之親盡於緦緦山所會無不在焉尊祖合族於是乎有之而又先之以誠信守之以嚴敬油然興其孝弟之心者何如耶則夫三亭之作必於緦山者固先生之心惓惓於會緦也惇本之意至矣於乎此先生之所學者歟苟曰亭

榭之侈登望游歌之樂則卷中之文富矣以是而語先生亦未已乎請記斯言于壁使後之人知三亭之所以作

翰林同年會圖記

昔在成化丁酉之歳傅君曰川肇為續會以敘同年之好容有出杏園雅集圖于座以觀者衆因嘆仰三楊二王諸先達之高致邈不可及而今猶可想見其彷彿或者以有兹圖在也時予輩同年之士之在翰林者離合

之餘始獲萃處京師而予復將有歸省之舉聞滇南高司訓雅善繪事乃於是歲十二月二日謹治具于家折柬以速諸君次第畢至即席請如故事命高為諸君寫小像為圖各賦詩于其後卷成而予歸歸未幾時而存亡去住之感交錯于前者多矣原稿今為曰川藏去予在南都時嘗命工以東絹臨摹一本裝潢為卷置之巾笥以自隨時一展觀恍然如與諸君笑談一堂之上於乎豈可復得也哉圖紀在會者十有二人其中掾寀執

筆而書者羅璟明仲坐而觀者二人左則謝鐸鳴治右則陳音師召也其左坐而鼓琴者李東陽賓之坐而聽者三人右則傅瀚曰川次右則吳希賢汝賢左則為予也步而前來者三人其一為張泰亨父次則焦芳孟易又次則劉淳尚質也其後聯坐展卷以觀者二人左則彭教敷五右則陸釴鼎儀也童子侍側者十人亦當時所嘗執事者所謂得其彷彿而已者耳工拙固不暇計也予惟十二人者自甲申登第入翰林明年始為會會

凡十人歷三年為十會於是以展省去以憂去者相尋也越十年而曰川亨父復為會以續蓋周十二年為十二會而予以兹會終焉如歲有閏而歲成會有圖而會止自是而會不可復續矣今鳴治以南京祭酒休致而歸而敷五終于侍講亨父終于脩撰鼎儀終于太常少卿無侍讀汝賢終于南京侍讀學士尚質終于漢中知府又皆為古人不可作矣惟明仲由福建副憲進南京國子祭酒師召為南京太常卿孟易亦由湖廣副憲改

南京通政賓之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曰川自太常卿兼侍讀學士遷禮部侍郎然或南北之懸隔或公私之倥偬求如昔日之笑歌為樂又豈可得哉齋居之隙偶取卷閱之不覺為之永嘆因追録十二人者之出處敬識于卷之首俾後有考云若夫交游之情規正之誼諸作備矣兹得而畧焉

汀洲府儒學重修記

弘治丁巳夏四月之吉福建汀洲府重修儒學成知府

金陵吳君文度率僚屬師生落之於是教授陳鵬作而言曰惟茲汀之郡黌廟自大成殿而下皆吾吳守數年之所脩葺美輪美奐莫之與京而學自明倫堂而下又吾吳守今日之所作新工鉅費穰不可殫述匪託之金石何以傳遠示後乎謂予嘗職太史得執筆紀載其事乃專使介具書辭述顛末來請一言以記按學在郡治之東拜相山峙于前卧龍山拱其後鄞江之水環繞於其間誠山川奇秀之地宋紹興中郡守鄭强始創于茲

國朝洪武初重爲營建越歲滋久日就傾圮成化初前郡守李桓嘗事脩飭材惡工濫旋至頹壞吳君自南臺御史簡任而來下車之初祗謁學宮首以興復爲己任且曰政必久而後成吾其審圖之是以不亟不徐以計以度若大成殿若東西廡若靈星之門省牲之所咸正欹剔朽完漏補缺塗墍堅好繪飾精潔復作儀門建書舍廣庖廩締構之盛悉增舊規惟是明倫之堂講學之齋猶未即工乃弘治丙辰冬十月方農隙之時治理亦

暇復檄長汀簿吳俊伐材于林陶甓于治礲石于山良工之良諏日之吉以從事焉因其舊基廣以新制建重樓于齋之端以便肄習植石檻于門之外以限往來益庳為崇拓隘為弘高亢有容多士來宗而汀之學宫至是而大成矣予惟汀之為郡在甌閩山谷斗絶之地其民氣習剛愎而好鬭故為之長者恒思繩之以法用圖綏靖吳君之涖于汀迹其所以為政則不然蓋謂夫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學校之設教化

之所自出不獨成德達材足以養君子亦且移風善俗可以化小人是以廟學聿新雖未嘗役民之力而耳目所及自有以感民之心故吳君治汀且將九載政績之懋遂首八閩薦剡日騰推擢伊邇初不係乎任法之嚴實本於以道使民之所致也繼自今衣冠濟濟絃誦洋洋學校之政日盛月新而臨汀之民夕無桴鼓之警歲樂耕桑之業是皆吳君德惠之所敷遺也於乎休哉故予記學之成特於吳君興學之盛心為政之美意表而

出之以為汀人告焉是為記

新建督儲北館記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之經理南都凡軍衛必有營營必有倉所以安軍伍便支給甚盛心也但京城廣邈倉散布其間遠邇非一故自鼓樓而北若府軍左諸衛為倉一十有八其去公署之地近者幾十里遠且倍之戶部曹屬之任監收者朝往夕返勞勩殊甚每值雨雪之期率假宿老佛之宮以為常閱歲滋久莫有加之意者迺

者奉勅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時雍蒞事之初興利剔弊審知其故慨然以為分建公館于城之北俾各監收者挈家往居釐務節勞庶適其便乃謀之户部尚書秦公世纓侍郎鄭公廷綱而協遂具疏以請許之於是勾稽相度擇曹屬之有幹局者若員外郎王彥奇俾專其役總巡郎中朱愷協而相之購隙地于鼓樓之北之西廣袤若干畝為前門三楹東向為儀門為前堂各三楹俱南向後為穿堂為寢室為庖湢之

舍環之以墻以限外內此則為總督之居東西為崇垣垣外為夾道闢二門以通出入道之左右畫為四區區有前後廳各三楹南向各為門東西向以達于道庖廏之室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崇庳廣狹其制一揆此則任監收者所居也儀門之外為旁室以居司門之役外為周垣為丈一百二十有奇後有池廣袤若干尺通為屋六十有二楹前門之外表以綽楔尤為偉麗凡木石工食之費為緡錢九百有奇皆部運官吏贖罪所入貯之

公帑者一毫弗以及民盖經始于弘治丁巳之春三月越六月工以完告為費省而成功速有如此者維時守備及曹院諸公卿咸往落之已而秦鄭二公以為李公斯舉實非常事不可不書以示永久不鄙欲予一言以記予惟政無大小便人者為善政故夫南都諸倉初皆各衛自為出内法久而敝至正統初朝廷用建議者之言始改用曹屬以任監收則其奔走往來之勞盖六十餘年于兹矣一旦李公力為之倡而規畫經理復得其

人以董于成位置嚴正輪奐完美遂使一代無前之曠典焯為百世可久之善政不亦韙歟然則監收諸君舍勞即安移遠為近誠非徒一己之為便所謂閔民力之易匱念官賦之難給悉意審覈出內惟允于以佐公家之萬一顧居此者可不慎乎此寔李公之所以深致望者因具書以紀歲月而併以告焉是為記

溧陽縣學進士題名記

溧陽為應天屬邑地大民夥政理亦繁新喻符君觀以

名進士來為之尹身任教養之責民樂豈弟之化下車未幾一邑以治尤且聽政之隙留意學校蓋以興學勸士寔為首務於是鑿泮池新講堂廓靈星門作名宦祠刋敝補廢罔不周悉復念邑自宋元以來咸攝大郡及入國朝遂名京畿上邑士生其間沾被文明之化崛起首善之地登名甲科布列顯位者比比而然而題名之石缺而弗作非有司之責歟乃購堅珉需良工悉取先後諸科進士姓字大書深刻樹之學宮蓋表章先進以

興起後學其用心亦勤矣間以伻來請予一言以記惟進士之有題名其所由來久矣盖自唐神龍間杏園宴罷皆題名於慈恩寺塔至宋熈寧以來聞喜宴罷即立題名石刻元復因之遂為永制國朝進士釋褐之初賜恩榮宴于禮部立題名石于太學禮意之隆超越前古由是天下郡邑之制有良有司者仰承德意作興斯文復有郡邑題名之刻良以建之京師者無以及于天下而得之傳聞者不若存之於目之為切近著明也夫物

之久者莫金石若以其姓字刻之于石石之存名之存也始之登髙科中之躋膴仕終之建偉績流芳聲以與兹石並傳於無窮顧不避歟然其中君子小人賢不肖之相遠以貽羞於甲科以取玷於兹石其名亦不可磨也可不畏哉是則一石之刻其為勸亦遠矣夫然故作於前者固當謹身飭行陳力就列以保兹名而不失繼於後者尤必觀感而起擇善為師以紹兹名於可久由是天地之生賢為有用而有司興賢之心斯無憾焉雖

然溧陽之為邑古矣山川靈秀所鍾甲於他郡故顯惠之勲業重於戚里貞烈之行義表諸閭閻上下二千年間式克至于今日休而史氏之彥登名兹石者遂亦獨盛於他族然則地靈人傑不亦有由然者歟予於是乎重有感焉因併書以記

外祖妣王孺人遺像記

外祖妣姚母孺人王氏諱妙緣其先本杭人洪武中遷於應天孺人生而豐厚沉默端淑莊慎父母擇所宜歸

得外祖考友直處士蓋時之聞人也既生子愷及先妣夫人而處士歿家饒於貲而愷方幼弱孺人綜理有法外内斬斬先是處士之弟友聞喪其妻遺子恒方月餘孺人即抱養之乳育之勤厚於已出如是者十有三年恒卒以京庠高選取薦于鄉人固多孺人之慈教也先妣夫人生有異質素為父母所鍾愛正統已未以歸於家君遂偕上京師孺人慈愛不能忍乃以明年來視官邸先妣孝性天至懇留養焉時官況貧約先妣躬勤以

相之至捐簪珥之屬以佐不時之需然孺人出自豐裕之族乃能安之而所以贊導先妣者居多先妣生不肖兄弟凡六人懐保煦育孺人無所惜其力不幸夭閼不遂不肖及女弟淑静僅存焉歲已已先妣有疾孺人因攜之南歸時國家多事而家君復遠使外國益以驚憂遂至不起景泰庚午後正月五日卒于南京棺殮衣衾一遵禮典悉出孺人之手不肖生僅七年女弟甫三歲尤多疾疢呱呱仰哺誠可哀憐孺人乃遣不肖同其諸

孫讀書鄉社而日抱視女弟盡鬻衣服首飾以供費暨家君歸省始克葬先妣以歲辛未同先繼妣郭夫人及不肖北來孺人念女弟病目經歲不可暫捨愷及諸孫留養之切遂攜女弟居於家歲壬申女弟疾稍平則又問道而北辛苦萬狀送之京師至則繼妣所以奉之者不異其親而孺人之愛之亦不異其子故復勉留焉繼妣生子三人亦僅存阜臯二弟而丙子之歲疾復作矣阜生方五年臯甫周歲撫養勤惓視不肖輩有加臯病

目病瘡延綿歲月孺人躬擇乳嫗晝夜顧覆至忘寢食
歲丁丑春家君奉使荆湖而繼妣以五月六日卒于家
不肖孱弱未立無所倚仗幸賴孺人以舉喪禮及家君
使歸歸柩以葬而諸幼子則悉仰之孺人矣天順庚辰
家君為權姦所構得罪遠謫家衆無所依孺人營護周
密得無失所有小人乘勢欲謀奪居室者孺人面折其
過竟逐去之卒不敢肆其姦乃携不肖輩過宣備歷險
阻不少憚歲壬午秋家君往遊雲中不肖赴試京闈皆

不在側而孺人乃以七月二十三日忽感風疾又明日遂卒于宣之寓舍距其生洪武庚午五月二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三嗚呼悲哉不肖嘗惟孺人慈淑之行為宗黨鄉閭之所羡慕者迄今炳炳不泯獨痛孺人之棄其子若孫昔廿之奉以一女之愛不惜往返數千里之地來處于斯盖所以安養其身者無幾而憂累其心者屢及若夫舉我二母之喪罔有遺缺撫視不肖子女四人者皆底有成至於憂患之中竭力保全無所顧避竟致

隕命於邊陲之下雖垂絶之際猶念幼弟臯呼不絶口
畧不及其家其所以為倪氏之心可謂終始不少渝者
矣弟以卧病之日家君以及不肖皆弗及躬視湯藥棺
殮以少荅其平日之恩為可痛恨及家君入關而南屢
拜恩命不肖亦幸以科第入官忝有禄位女弟令歸名
族為太學生關西楊時敷之妻臯亦獲遊太學需用有
日而孺人竟不獲一睹光榮以快其心每南望歔欷豈
勝感悼也孺人之櫬歸塟于南京牛首山姚氏祖塋之

次久矣而不肖之心追慕恩德痛恨無已焉廼託諸圖像庶幾春秋奠獻永瞻音容少展如在之忱以塞遺恨之萬一倪氏子孫尚保之哉

青谿漫稿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谿漫稿　卷十八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尭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鍪

謄録監生臣朱錫彤

青谿漫稿卷十七

明　倪岳　撰

序

遊甕山詩序

漢志祓除晉敘脩禊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成化戊子三月巳巳會適主于余故以先一日戊辰有甕山之遊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凉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

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絶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淳之郘菴在焉然玩無嘉卉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堊之樸而又延以崇臺繚以危檻可登而眺或近或遠于以東望都城則宫殿參差雲霧蒼蒼鷄犬相聞烟火茫茫煥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巖窟隱如芙蓉泉流波沈來如白虹渺乎若是其曠也至若茂樹迴環幽蔭蓊蔚坳窪渟瀦百川所蓄窅乎若是其深者又臨瞰乎西湖者矣故夫

有事于遊者沿城隍逾高凉緣長堤歷崇岡窮兹山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覯于是雲開日晴川流山擁草木之蕃鳥獸之動迴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竒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之上而余之遊于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城門行廿里許遂抵湖堤俛入林麓迴繞而西湖波粳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里復轉而北山木蔓絡欝然而青苔逕逶迤坦然而平石梁可

涉潺湲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迺相與下馬攝衣以行求皛菴而登焉至則僮僕俱在稍具盃酌汲泉瀹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遊觀之樂風林暮色雅興未已促駕而歸陶然忘醉夫遊固君子之所不廢者也然交承之分兄弟之義麗澤之益蓋不可以或忘也矧當四方敉寧之時得相與優游以為今日之遊皆聖天子之明賜則夫所以竭力以圖報者又不可以不知也徒以無所事事而日皇自暇逸不亦

重貽君子之責乎此又朋友之誼所當交相戒者也遊者九人孟陽以事不赴合分韻聯句諸作通若干首彙為一卷而序以弁之

送張君鳴玉赴平原序

聖天子龍飛之初首下求賢之詔凡經明行脩隱于岩穴之士有司具疏其跡徵致闕下天官試其可用者授以牧民之職蓋所以軫念元元而為之求賢父母以撫育之也維時四方之士至者數十百人而天官别去濫

冐存者僅數人耳亦愼選也于是姑蘇顧君廷秀金陵姜君居宜皆在選中顧爲余之內母弟而姜則余鄉人也諗知其賢因嘆夫有司之所以爲薦與二君之所以膺是薦者可謂兩無負矣他余不及知且卽二君而覩之則天官之甄别賢否其公且明亦不可誣也一日過令脩撰鄭先生所而先生延教家塾者蕭山張君鳴玉也鳴玉忠淳孝誼見重于時夙承家學以書經教授鄉里先生之在翰林端愼少許可獨于鳴玉致愛重焉其

賢固可識矣退而道其姓名于吾廷秀甫乃益聞所未聞鳴玉誠明經脩行之士也哉及試事秋官以賢能稱遂擢山東濟南平原縣丞綜理馬政將之任廷秀甫以同道之誼不忍遽别來索一言以贈惟我朝之制馬之寄養于民者郡邑之間必專設一官以董之歲以其數上于太僕太僕上之司馬于是制為等第以稽之其或數之不足則必取償于其民而董之者之績之殿最亦因以是為差夫馬生物蕃息不常也幸而蕃息之餘足

以充其數貪墨之吏猶或假以營其私不幸而蕃息之不足則必嚴督于其民以求償焉而民遂有傾貲廢産以償者而始不堪命矣嗚呼天下之事必當盡其在已者故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曰思無疆思馬斯臧蓋衛文之操心誠實足以致生息之蕃而魯僖之牧馬之盛正由其立心之遠也夫以鳴玉之存心制行可謂賢矣以之治此固有餘裕尚思古人之所以致蕃息之盛初不必求之民而當以求之已于是而勉焉若詩之

所稱斯善矣其或規規案牘以為明催徵以為能而忠厚之澤不及于民非朝廷所以求賢育民之意也矧夫賢有司之明薦與天官卿之簡擢寧不胥負之乎嗚玉念之哉幸勿以余言為瀆也

送顧廷秀詩序

姑蘇顧君廷秀祠部主事諱某之仲子廣東僉憲廷望之弟也祠部公蚤世廷秀始垂丱即知刻志問學事母夫人以孝稱既長以詩經取解于鄉不果乃益奮厲勉

自樹立聖天子改元之初詔求經明行脩之士有司知其賢遂以應詔於是廷秀赴天官來京師邂逅于外舅武選盧公之所廷秀武選公之内弟也故余得朝夕談論為娱廷秀篤厚明敏重德而遠識雄才而通務葢嘗即其所言而觀其所存因其所存而知其將欲以有為也今年天官請于朝授山東兖州鄒邑丞綜理馬政葢於是乎可以有為矣行且有日武選公重姻友之誼乃要詞林諸縉紳賦詩贈之而畀余敘以一言余聞之易

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象卦以馬也書曰司馬掌邦政名官以馬也夫坤之用無窮而為政之道不一聖人何獨取于馬耶誠以際天極地窮乎海隅深入乎蠻貊之地浩無涯畔人力不足以及之於是而有馳驁戰鬬之事則涉地之遠者非馬不克也故易象之所取周官之所名雅頌之所載史氏兵家之言之所備兵之勝負國之强弱虛實繫焉故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故曰軍政莫急於馬自古久安長治之世其所以維持天下者未

始不於此而惓惓也我國家酌古今之宜以脩馬政其所以養之于民而欲民力之不困用之於兵而欲兵力之不弱故有郡邑苑馬之職以分理於外太僕車駕之職以總治於內而其所以擇其人專其職久其任而責其功者有攸在焉夫馬國之用而民邦之本牧馬於民數口之家一夫役之猶或不足而上之任其職者惟便其供億役使而已而馬之蕃耗不問焉下之任其役者惟事乎偷安而已而馬之畜牧不問焉及乎考課之日

乃以一朝急猝之徵而務足乎數歲當增之數民之不至於衰耗而大困者難矣民力之衰耗求馬之蕃息得乎頃以太僕之職廢弛朝廷悉置之法噫此其末也夫一邑之地方百里羣牧之長必數人馬擇民之謹厚者為之於是而嚴於條教凡以適馬之性者必求其便而相其宜若馬之疾不同而異其寒温之劑肥瘠不同而異其食息之宜老壯不同而異其任載之力以至寒暑之時出入之節靡不究心馬必欲追合乎古之校人庾

人圉師牧師趣馬巫馬之遺意咸專其事而不雜乎其他於是而視其歲增之數之何如盖必有所裨益者矣行之數年馬政之不舉而民猶病於困者未之有也今朝廷簡擇以命子專任以牧馬之職且將責成功於三載之後可不預為之慮而畢力於其事也哉雖然鄒魯之故墟周公孔孟之遺澤不泯焉而吾平日之所講學皆周公孔孟之言也舉而行之如運之掌耳子其勉之于其行也歌駟之首章載歌定之方中之卒章以致愛

助之意乃與之酌酒而别

贈教授龎君序

金陵龎君文敘自郡庠生升于太學天順甲申分教趙州尋以憂去今年服闋赴天官簡授弋陽王教授友人紀善林君至大來需贈言余聞之古之學者必有師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今君之職則固師之職矣而王宗室懿親位尊爵貴必欲其令德雅望足以永隆藩輔之寄者責有在焉則君之是行也

將何以用其心乎且嘗攷之漢諸王傅晉師友文學唐諸王侍讀宋侍教博士皆其職也及至道咸平間逈重教授之選我國朝稽古為治益選天下之賢以廣宗室之輔將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以弼成其德可謂尊賢親親並行而不悖者矣則夫有職於此者其於朝夕居處誦古聖賢之言祖宗之成法談說禮樂規諷道義陳古今興衰之由忠邪得失之蹟以左右之使知所師而不為憸邪嬖幸之所惑其責顧不重歟昔曹參賈誼董

仲舒之徒之為諸王相傅鄒陽枚乘之徒之從諸王遊皆能極諷諫之忠隆匡輔之道有師資之益故能成令名垂永世如此今君之履行端懿文雅宏浩得教之本矣則夫所以贊導為善使日著忠孝之譽者於君得無望君行矣尚夙夜殫厥心於朝廷之所任使於王之所師能無不盡其道庶幾永有祿位而亦同王之休于無窮哉君幸圖之以無忝於其職也

送宋惟和赴官平陰序

漢史之論循吏者率曰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嗚呼為此言者其知道乎盖仕而居民人之上者非端厥身居以為化本則何以為守簡而御煩處静而制動之本哉非廉潔以律已平恕以接物則何以厲儉約之俗懲慘刻之科内不失已而外可得民也哉然大絃急張則小絃必絶而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故為治者尤必寛裕以道之從容以擾之使民日入於德化而不自知非驅以危令迫以峻法而蔑德之覿者之

所能也夫發奸擿伏或病其察執法守正猶名為酷而古人之所以目之為循者不在此而在彼也豈徒然哉姑蘇宋君惟和由應天郡庠領薦而起擢令平陰君於余為同郡故嘗聞其為人蓋端慎之士也其不過於有司者久泊然布素而一毫不失於不義蓋不為斬絶之行以移其清約之節而又優柔而不迫敦厚以有容以是為治殆無往不獲也則今而施之平陰之政將必有大可觀者而循良之績亦庶幾乎於君之行而望之矣

監察御史陳直夫於君有姻婭之誼謂余不可無一言之贈因舉君之所及者以告之君其念哉

送陳直夫序

夫士於窮居索處之時談經論史上下古今考訂賢否未嘗不於其賢者而思效焉於不賢者而疾之葢天之所付心之所存理固然耳及乎仕而有禄位矣稽古之力於是而有可行者矣然或怵於勢而遷或汩於利而變而盡舍所學而從焉其亦喪其良心矣夫昔有酌貪

泉者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夫泉外物也豈足以易吾心哉飲泉而可使之貪則夫感於外以遷其内者天下之事將何所不至哉會稽陳君直夫少有奇志從家君授經舉進士為御史於南京余與之游處者幾二十年而又同年而升故相知為深盖其心自幼以至長不以一日苟視不賢者若將涴焉昔所與講議於窮居索處之時即今之所行莫或異者盖朝有禄位而夕就貧賤弗卹也盖於勢與利泊然無所動於其中故能凛

然振舉於其職也可謂不失所守而能全其天者與今以外艱服闋來朝謂予曰南北臺無以異職業之所係均焉而老母之養於彼則便於私苟負職而忘親而日冐寵榮於此雖媿死無益也夫士之仕者孰不欲近天子之光以為震耀也哉孰肯舍禁密而甘疏逖也哉孰能致忠於所事致孝於所生如此也哉然則直夫之所存信益不苟余安得而不重嘆其為賢也哉直夫之復任南京獲遂其禄養之志矣獨余廢寫官廪久曠定省

於其行不能無惕然於中也夫存其心以厲其守以脩其職直夫之素耳余無以為贈若所望於直夫者尚慎其終也哉

贈推府王君赴應天序

士君子仗大節以立於穹壤間不以窮達而移勢利而屈禍福而動大試之而大成小試之而小效辟之深山古栢氷霜摧之而不加瘁雨露濡之而不加榮而其梁棟榱桷之材隨所施而宜焉者豈徒然哉盖其剛大之

氣歛之則周於身達之則周於用大塞乎天地而小入於細微無時無處而不存也苟舍是則卑陋塞淺將必有所屈撓有所變易以動其中矣以余觀之王君志默其殆優乎君起家山陰第進士擢南京給事中直聲正色以立於羣僚間卒以言去職左遷蜀之茂州判人固為君難之而君之處之氣益振厲凜然著其能名上下爭譽之不置盖其秉直行義以養其剛大之氣者有素故自貧賤而升顯榮不之加撥華要而置之卑劇不之

損其所以塞天地入細微者固即所遇而在也爲判十年褒章薦牘交上疊至詎意其久於此也竟以滿考始爲推官於應天若少進矣然猶未也人重爲君惜之而君無少顧慮無少挫餒視其言議方彊意氣有餘與嚮之官南京時益進不衰信君之有守也夫君今之所司一郡之獄訟民命之所係也士之居是職者禍福易以動勢利易以屈困喪所守者尤多以君累挫不屈之氣而守其愈困益堅之節將獄訟明允而吾郡之民遂以

不究乎則由此而到遠固非君之所計者然亦可跂以俟矣合郡之士咸欲有以贈君之别余不敏尤所甚愛慕焉者故謬以言申之葢於君之行重有望也

贈福建右參政陸君赴官序

成化壬辰之春福建廵海右叅政魏君以憂去官有司請代者以聞而刑部郎中東吳陸君孟昭遂拜命以往君自景泰辛未舉進士于今二十有二年官于秋臺自主事以至為郎凡四遷其於官久矣若其聽獄之明持

憲之公敦信行義尤所汲汲也其譽亦著矣故大司寇恒重其足用而大夫士之知君者惟恐其一日舍此而去而今不可留也乃咸謂余致一言以贈為之言曰夫君以宦歴之久才行之著一時之士出君右者信寡矣然為方岳上佐專治一道求以副天子之命慰斯民之望亦豈易易者所可致哉矧夫閩連山距海為邊徼之重地而福興漳泉四郡俯臨大洋尤其要者也番舡之往來夷寇之出沒往往陰肆剽竊以為吾民病故朝廷

擇要害之地若鎮東鎮海福寧永寧之間分設兵衛以防守之簡命三司藩憲之臣以董治之蓋内脩外攘以為安輯斯民之大端也然其地險遠而瘠薄斥鹵之田綿亘海堧民之於生理亦甚艱矣是以上之奉命以緝奸者未効而下之冐禁以罔利者日甚因襲之久民所以重於病也往者今司空博羅李公之參閩政一惟海道是治蓋能以跋涉之勞而求險易之要以詢度之公而舉懲勸之典以聽斷之明而示植善刈惡之政於是

情者以勸私者以公頑慢者馴屈抑者伸無慝奸無隱情而民亦寧矣乃於撫綏之餘據水陸之衝脩防禦之備夏而嚴焉往者莫之乘也冬而嚴焉來者莫之容也久而民去其病而不失其樂生之心蓋肅然嚴霜摧而煕然陽和以煦也海上之警至是而一清矣夫李公以秋臺之彦簡拔而往而又南海之産素明海道之政者也故其茂建勞績而荐蒙褎擢如此君秋臺之楚楚者吳之鎮海寔其舊遊其於海道之政蓋亦飫聞而熟處

之矣則繼是而有行焉夫豈異於李公哉然謂之同非必其迹之同心之同焉耳君之奉命乘軺單厥心推明致公而無厭斁焉以不負司寇諸公之所重士大夫之所期慕之意斯善矣且朝廷命君而付之以安民之責君能安民以致其事上之誠則夫容有一毫之不盡其心也哉愚於君之行而知閩海四郡之民之遂得其所也必矣若夫舉前人舊政以瀆告之者豈君之或有取焉亦區區之心也不識以為何如

贈歐陽仁甫同知岳州府序

昔文正范公之記岳陽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嗚呼此范公之所以功施當時而名垂後世也歟夫惟士之先其樂而後其憂故民病弗卹政否弗脩而天下失於理初固不知所以憂也而憂則莫大於是此先憂後樂之言士不可以須臾忘也且古之論為政者以為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夫生養之不遂教化

之不行風俗之不美為政者之憂也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民得其所而吾之憂可釋已其或道之矣而生養未遂教之矣而倫理未盡明治之矣而風俗未盡美民力之日敝然也則夫所以憂之者庸有既乎今之為政者人見其泰然處于民之上若以為樂矣固未知其有深憂焉否也彼若人者其能憂邪樂邪人亦不得而知也然以余觀之殆若有拯焚援溺之責於身者將必日皇皇焉以求夜岌岌焉

以思恒見其有無窮之憂而不知所以為樂可也吾郡之士歐陽仁甫其先自安福徙居應天幼穎敏超異蚤有文名年十七遂薦于鄉屢屈於春官比謁銓曹乃奏補同知于岳州仁甫明經學達政理則夫今而以其所學施於為政弗之能禦已刬岳陽又范公格言之所在朝夕耳目親炙之者也將必有以遂其生養行其教化美其風俗使岳陽之民皆同吾之所樂而莫之有憂焉夫為人上者欲培植民力以為善政之本也而今荆湖

南北之間擾于兵革困于輸輓者數歲矣岳陽之民宜無不然者其力之敝亦已久矣則仁甫以英年美質而遝有一郡之責吾知其憂之切於心者衆矣仁甫蓋能知所憂者當無一日而忘之可也夫然則仁甫之脩其初政辟之理藥石以起危殆之疾必求至於安全之地而後已者當無一日而不致其力可也如是則民病日瘳善政以行而仁甫之所以樂可知矣因同郡諸君之請僣書此以言仁甫尚慎圖之

種德堂詩序

成化癸巳夏四月既望六日寅友翰林檢討新喻傅君曰川抵書于余曰仲叔德本先祖質菴處士中子幼端謹先祖歿時方十三辛勤問學與季叔信本一惟先檢討愚樂府君之教是率長益敦友愛家庭之間和氣藹然平居不御紈綺布袍韋帶綽有風致士夫君子延欵恐後遐邇譽之性仁厚宗閭州里之貧不振者量力周濟雖數不厭未嘗挾所有以加於人人今方五十餘惠

利之念進進未巳乃顏所居之堂曰種德志自勉也巳
衰縉紳歌詩張大其業惟子引一言卷首以歸之乃告
之曰余忝承大人之澤忝有禄位不及親畎畝之勞勤
徒負素食之媿然嘗閒其槩庸以質之種德翁可乎夫
農得百畝之地而耕播種而耰之者必以其時固期嘉
榖之日蕃也而又灌溉之以厚其本耘耔之以刈其害
疎立之以達其性不抑其天不耗其全惟恐其弗孳而
碩也葢以終歲勤動而後旆然方以芃薿然堅且好而

飢餒之患免焉農之為力亦勞矣是固生理之本人之所共務舍此抑末矣乎翁退處田畝於是之勞固宜親嘗之矣顧樂植乎內而不欲務乎外而侈其號曰種德種德云者其亦異乎余所聞乎雖然古之人固有邁以種德者矣抑何哉其邁且種也蓋必本道德以為良田易仁義以為嘉穀而允迪實踐以為樹藝於是脩忠信之基以培之疏孝友之源以沃之其蒔也屬已之力其成也有及物之功焉若是者可謂至矣而猶未也是故

私欲之或暢則天理荒矣惠利之既歆則殘虐播矣又必剪嘉穀之根莠撲良田之蟊賊而不使之潛滋暗長以為德之病則其德之種也不亦邈矣乎夫農之於田幸而穫纔足以充口腹之養有弗穫焉則餒矣故曰耕也餒在其中豈若士之於德有弗種焉斯已矣未有弗穫者也故其至也既以足乎已又以厭諸人其效大矣哉翁之意固在於是乎否也相去遠無由登翁之堂以訂其是非姑以種德之道類於農而有大焉者比而論

之以復曰川之請以申諸縉紳歌詩之意以列於右簡云

贈陝西憲副周君赴官序

昔在有虞苗弗即工舜命皐陶治以象刑周公戒成王弗誤庶獄繼以克詰戎兵之訓盖古者兵刑一道也皆所以討有罪威不軌爾我國家混一海宇幅貟之廣式邁往跡陝西古雍州之域郡邑綿絡沃壤數千里西接吐蕃西域諸夷北隣沙漠朝廷簡命大臣分守三邊宿

重兵於其地以爲扞内禦外之具百餘年間邊埸寧謐隱然峙爲雄藩屏翰西北皆神謨廟畧之所底定者也往歲敵寇延綏深肆剽畧嘗命將出師以討之即已渡河遠遁烽塵頓息矣然當是時軍旅煩於數興帑藏竭於久費有司困於供億而齊民罷於輓輸餽運之勞雖一時受命司藩臬之臣皆往來奔走兵馬之間上下十餘年無寧居矣蕞爾酋長屢拒王師其不斃絶亦幸耳宜無能爲也然古之治戎者必先於自治不恃乎彼之

不來恃在我者無可投之隙今日之事固能揚震慴之威使之不敢犯耶抑亦嚴備禦之畧使之不能犯耶其亦姑聽其去而已也夫忽於近必貽患於遠失之先必噬臍於後有識者能忘情乎貴溪周君宗用自刑曹出為按察副使於陝西君為員外為郎中於刑曹八年矣則固刑官也今又往司刑獄之政於一方其曰審克以為明平反以為仁皆餘事耳殆必於虞之所以治三苗周之所以詰戎兵者深求其意而懋建厥績亦庸以固

吾圉耳豈其曰刑而已者而可乎予故曰古者兵刑一道也君之同年友光禄少卿秦君徵言以贈君之行故得舉此以告焉

荆襄陳譔詩序

昔趙宋景祐間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言元昊必反狀宰相以禹為狂言徙之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時陳希亮為府司録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朝廷始從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夫豪傑之士率能察天下之情審利害之實故嘗見於人之所未見憂乎人之所不憂而言人之所難言者然以位則卑以力則薄不能必行其言而當道居尊位有可為之力者不惟不之憂而又賑其言不以為狂則亦以為迂闊過慮而莫之省此天下之事每至於靡潰不捄者良可慨也當今上即位改元之初歲適荐飢流民由唐鄧以趣竹漳鄖房山谷間者日以千百計錦衣戶侯楊君廷玉以使

事道出其境遂具疏以聞謂宜預為之所毋俾滋蔓將
貽患不可勝言者時朝廷雖嘗慮此而未必遽至是故
君之言不行未幾流民搆亂荆襄大擾乃命撫寧侯永
大司馬圭率師討平之及乎論功行賞君不與焉君退
然守其職無幾微見於言色者於是陜西憲副本端抗
章論列其事欲亟加褒賞以勸來者士大夫又從而歌
詠以張大之余因即古人以觀君之事方其有所見而
言固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而敢遽自以為功哉不幸

言之而中視民之不免於兵革之禍其心亦戚矣而又忍假此以望榮進之意哉然而憲臣論之朝廷知之天下慕之士大夫頌之視宋之所以處禹者可謂不侔於君之心亦可以無憾矣夫論之冀表其忠慕之思效其義頌之欲不沒其善也而況帝心簡注柄用日隆則君奚可以此而自多乎哉他日著勳庸於時流聲光於後當有大於此者余執筆太史之末尚為君牽聯書之

贈廣東參議劉君赴官序

廣東右叅議劉君寛仁既受命以行光禄少卿秦君廷
玉其同年友也乃謂余曰寛仁由永豐名族之裔起家
科第登景泰甲戌進士拜官行人星軺所至名稱藉然
天順庚辰選使占城遂為遠人之所欽服甲申滿九載
進秩南京刑部員外郎以外艱去官服闋改刑部尋進
秩為郎中成化辛卯冊封慶王克副使持節以往壬辰
復奉命録囚廣西人以不究今而晉膺顯擢而其母夫
人方高年在堂康豫無恙君以曠别之餘便道歸省朱

衣象笏拜壽膝下又何其樂也同年之士之在朝者咸圖所以為贈予其申之以言可乎余惟德以導民刑以輔之民固亦惟願夫德之靚而匪刑之靚也蓋自後世道降俗偷為人上者防範之懲艾之使民率德而遠罪此明刑弼教之功所以為大也劉君居刑曹久矣公廉以立其本明允以達諸用善善惡惡莫或失其中焉而又甞以使職踐歷海内遠涉異域其於天下之民之情偽治之利病靡不周達而熟究之也故夫民之以訟獄

而來者無隱情而其成獄而去者無怨言斯亦有以致之矣顧復由刑曺而出叅理大政往涖乎南海之民將其君子之幸必其欣欣然期相安於田畝而無所擾害其小人之幸必其畏罪而歛縮以求免於刑辟所謂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水火民生日用之常豈有利不利於人哉人之視之之異然耳則夫因君之行誠致民之率德遠罪以全其生於君亦覬矣抑又聞之昔雋不疑之母每其子行縣

錄因還輒問多有所平反則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則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其母能以仁教君之事母孝今日之禄又足以厚奉養第順其志而思以慰藉之者宜何如君固有以處之矣夫公則無不明廉則無不允君之所以行乎刑曹者也夫既已得之矣推是以往達之天下可也而何有於一方故予於君之行無以爲贈聊道其所已然者望之而因以致諸君之意

送都轉運使歐君赴官序

鹽之為利自禹制青州之貢始見於經至齊管仲興鹽筴以奪民利後之為國者厲其禁法恃以為用而鹽之利益博矣國朝之制設鹽丁以司其役而取之不苛贍邊廪則給其費而用之不私商無倍征之擾民無食淡之虞盖與天下共其利也然法之久者必潡利之所在害亦因之以生故豪右之出納弗均盗竊之負販弗戢昔者使民輸鈔而給鹽以食今則鹽不時給而徵鈔如

故者何也況東南之鹽甲于天下淮揚之鹽甲于東南宜其所以為利者大也然而近歳之鹽估日削鹽法日沮邊廪不可恃以充軍國不可恃以用者又何也盖歸於公家者不足而歸於私門者有餘則今日之害與昔日之利不啻相直者矣不有幹方之才將安望其施通融之術以袪其害以復其利上以贍於國下以阜斯民乎歐君宗德者蚤以明經登景泰辛未進士第拜官大行人星軺所指克稱使職九載擢户部員外進秩郎中

君官於户部久於凡天下貢賦之原征榷之實財用之費往來於胸中熟矣乃者兩淮都轉運使以缺聞君實拜命以往人固知屈君斯行也而不知君敭歷仕途餘二十年老成練達所謂有餘方之才有通融之術孰能出君右者乎而將以祛今日之害復昔日之利者孰不致望於君乎昔唐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興劉晏代之為法益密利入無遺初歲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而民不告匱遂由理財以至為相史稱其斡山海排商賈制

萬物低昂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可謂有勞焉則夫所以為當時之利者可知矣歐君之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深治其害公私賴之崇秩大爵亦將階焉而豈於斯行乎小之也維揚之士於其行猥以贈言見屬遂書此以諗之

贈闕里宣聖廟司樂楊君序

昔吾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值師摯在官之始得聞作樂始終條理之教故其闕

之美有洋洋盈耳之盛吳季札以周禮盡在魯亦信然矣及乎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往往入河蹈海而去之由是正音放失王道陵遲故吾夫子每追思而興嘆焉蓋徒憫夫鄭衛之音溺人心而壞風俗而卒莫如之何也夫樂之道亦大矣君子不可以不學而知也所以奮至德之光著萬物之理以利志而成行化民而阜俗格神人而和上下者皆在於是故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而知也然嘗聞之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焉正氣感人則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而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先王之作樂也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行之常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慴四暢交於中而發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之道亦大矣今去吾夫子數千載學者既不

得以聞當時之樂則夫蕩滌邪穢消融查滓以求至乎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從可知矣且今通祀於天下者惟吾夫子為然然祀必有樂也而所謂鐘鼓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所以獻酬醑酢也所以示敬道也所以示後世有育才造士之方也是即古先王所以作樂之意也然於昔者所稱洋洋盈耳者果何如哉至於闕里之祀又即其子孫之所以事其先者一氣感通之妙將有質之在上臨之在旁者矣而其所以形於

昭格者又果何如哉予於此不能不為之太息也曲阜之士楊君宗正以衍聖公之薦司樂於宣聖廟廷蓋不異乎師摯之任矣亦嘗有味於吾夫子之言否乎其所交游者龍驤指揮使馮君錞來需贈言嗚呼余尚何言以為君贈耶然傳有之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宗正今日之所當盡者如斯而已他非所及也遂書以贈

送國子助教梁先生致事序

國子助教武城梁先生莊夫以年六十又八上疏乞致其事事下吏部請許之制可先生即束裝東歸其子戶部員外郎謹懇留就養弗聽於是鄉之仕於朝者咸惜其去來屬予言以贈先生清慎剛特博文强識蚤以明經領宣德壬子鄉薦歷教邑庠以至為太學師蓋四十又五年篤行勤教如一日故為祭酒司業之所禮六館師儒之所親卿大夫歸其德諸生服其訓諭今太學師之良者先生其巨擘歟盖先生之尊甫用以永樂乙未

進士拜監察御史文行風裁表著臺端先生克繼承之嘗著大學中庸緝講以推明儒先君子之旨著梁氏家範諸書以啟迪後進之士有子五人皆遣就學謹登天順甲申進士累遷今官誠謙皆領鄉薦諸孫積學待用者復數人焉其成於家者如此及教于内黄于深澤于商水于太學凡經指授者皆能以經學取科第登仕籍武城之士游先生之門而顯者復累累有焉其成乎人者又如此然則論今明經守道之士先生其表表者歟

剡先生之年未衰精神康豫一旦超然引退睇故山之白雲拓秋空之黄鵠雖以其子禄養之榮亦弗暇顧也此非高世特立者其能然哉雖然先生當國家崇儒樂道之日故得以優游師儒之職之久而其去也有司循禮待之制又得以樂乎其内而無所累乎其外此皆國家體羣臣全始終之義也然則先生歸榮於鄉日與故人賓客驩聚談笑以樂太平之世必當薫其子孫及鄉人晚進讀書制行成就徳器出為國家之用不徒髙以

自足可也昔伏勝明經學漢文欲召之老不能行乃遣掌故鼂錯往受之由是二帝三王之遺經賴之以傳勝濟南人於武城固𨼆邦也千載之下流風餘韻之所漸被猶有存者乎他日國家或有稽古禮文之事將求夫老成人而咨之必於先生乎請馬庸書以俟

贈寫真髙司訓序

西蜀髙君闕以湘鄉司訓謁選來京師改任雲南郡庠將行適有道君善寫真有聲縉紳間予亟延致之遂為

予寫同年諸翰林小像為圖果能各得其真衆欲君家寫一卷而君瓜期之迫駕言予邁不可留已咸恨識君之晚别君太速無以償所懷也乃各賦詩以謝將為後會張本焉詩且成卷屬予序之因告之曰昔胡邦衡氏嘗云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今君能得其心乎蘇子瞻氏亦云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

法當於衆中隂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頬上加毛其精采殊勝則此意思盖在鬚頬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今君能得其天乎夫求其天者存乎神求其心者存乎目於斯致力焉無弗肖矣君方以讀書施教為職事此亦宜非所當精然盛明之世豈無若麒麟凌烟諸功臣與濂洛

闢闔之六君子者出將欲圖傳其象使天下後世知我國家勲烈道德之盛有過於漢唐宋者顧不有賴於斯而君亦不可不加之意也君行矣倘於胡蘇之言有得焉請吮毫試墨以俟

贈福建按察僉事任君赴官序

君子之為學也知行之功蓋不可以偏廢故昧於知者則躓於行苟有所知而才不足以充之亦徒耳然天下之事知之恒易而行若難何也平居執卷挾筴日與聖

賢之言議相礲切上下古今成敗利鈍大小緩急之異莫不瞭然心目之間夫人能知之而能言之及乎驗之於行或時有所制或位有所格深言之以為迂力舉之又以為激於是率為因循苟且之計而其所知不能盡達之於行者往往有焉而非行之果難也雖醫之於病亦然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病者之服不服又有不可必者而醫之於投則不可以不盡心焉猶冀乎病者之或一匕而瘳也我國家綱理天下張官置吏而按察司

之設其職為重蓋刑罰所在而民之善惡政之臧否一方之治亂胥係焉錢唐任君先弼以名進士出尹大名未幾薦授南京監察御史兹進擢為福建按察僉事其為大名也惠政四敷則於民生之所欲有弗知者乎其為南臺也風裁肅振則於憲度之所施有弗知者乎加其窮經學古早掇高第將天下之事往來於胸中者何如哉人孰不於其閩臯之行覘之也矧夫君固已負能行之才居得行之位而又值可行之時者乎嗚呼臯陶

之刑不先於稷契之教養古帝王之為治其不嚴刑以
勵民也尚矣民有善惡旌别不可以不明政有臧否黜
陟不可以不慎所以保其治而弭其亂者皆君之所宜
行也而奚俟於予言哉然予竊聞之寧汀之民樂於弗
靖比有小警輒蹙宸憂此君之所知也然究其實則有
司者平日之撫綏守禦者一時之縱弛何如也至其大
者水旱之頻仍饑寒之迫切其所由來亦久矣夫民救
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徒曰持三尺法而恩以一之予懼

其本之不在是也君行哉閩民之瘡痍固顒望君之藥石也巳

青谿漫稿卷十七